

【长篇历史小说】

# 大乔小乔

DaqiaoXiaoqiao  
黄义士熊诚著

拨开历史盲点，  
找寻绝代双

争霸全戈铁马的英雄足迹  
情让人心碎的美人挽歌

ARCTIME  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【长篇历史小说】

# 大乔小乔

黄义士 熊诚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大乔小乔 / 黄义士,熊诚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 
2011.5

ISBN 978-7-5396-3581-1

I. ①大… II. ①黄…②熊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  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20308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岑 杰 周 康

装帧设计:陈 爽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3533889
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5859551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19 字数:300千字

版次: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8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  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# 第一章

莽莽苍苍的大别山脉，东西向地横跨鄂、豫、皖三省。在山脉的东南端突兀起一座高峰，它上侵神气，下固穷幽，形似一根石柱直抵苍穹。人们大概是望形生义，给它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：天柱峰！围绕天柱峰环拱的群山，自然就被称为天柱山了。天柱山历代称号不同，也叫霍山、潜山、衡山、皖山、皖公山，实一山而多名。大概还是天柱山叫起来顺口好听，久而久之人们就以此名定称。天柱山兼有雄、奇、灵、秀四种风格，它的云、石、松、泉秀丽瑰奇，山脚环绕着两条似玉带的河流，叫皖河和潜水。每当天朗气清，你随便站在哪个地方，都能看到远山含黛，紫气云烟，仿佛置身神仙境地。

可是这里并没有神仙居住，山上山下居住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凡人。他们或建楼宇，或筑茅庐，聚群合居，这些合居的村庄大大小小，散落在依山傍水的地方，没有什么规划，是漫长岁月的自然生成。林木茂盛的多被称作寨，地势相对平坦的就叫庄或村。无论是称寨还是叫庄叫村，都会有一个名字。就像人生下来必须取名一样，至于取什么名那就五花八门，叫什么都行，但或多或少都有点象征和依据。在村庄中以姓氏取之的不在少数，天柱山脚下就有许多以姓氏命名的村庄，乔家庄就是一个。

乔家庄是个不大的村落，只有几十户人家，一百多口子。村庄的布局是东西走向，地势较平坦。只有北面的凤凰坡稍高，凤凰坡往北就是渐渐隆起的山梁，直通大山深处。从各个山涧流下的泉水，在村庄形成溪流，滋润着这方土地和人口。东汉末年，因时局动乱，民生凋敝，没有哪个地方还是乐土，乔家庄也不例外，只有一座形似组合的乔家庭院，还算有模有样，它矗立在村庄中心，与周围散落低矮的农户相比，显得突出和大气。因大雾弥漫，村庄似未醒来，只有

偶尔的鸡鸣，还有早起拾粪人的咳嗽声。

蒙蒙雾气中，乔家庭院的人已在忙碌，庄主乔玄指挥家人正往车上装货。乔玄已是五十多奔六十的人了，身板还算硬朗，一只雄赳赳的大公鸡跟在他的身后。乔玄看着女儿大乔、小乔，义子乔羽，老管家乔洪的孙女春花，及两个后生锁儿、柱儿，将一捆捆布匹、锦缎、山货，装在四辆马车上。他一车一车地检查后，才放心地对大女儿说：“婉儿，你们去赶集吧，在外面不要耽搁，办完事早早回来。”

四辆马车启动，乔玄带着大公鸡跟在车后走出庭院。每当家里人去皖城，乔玄总是将他们送到庄口，顺便再叮嘱几句。没办法，生于乱世不得安宁，儿女们年轻不经事，特别是长女大乔，虽是女儿家却争强好胜。皖城今天是大集，端午庙会还设有擂台，乔玄怕大乔到时候控制不住自己上去打擂，所以头天晚上已多次叮嘱。

乔玄边走边想着心思，已经到了庄口界碑处。他正准备最后再说几句，只见雾气弥漫的庄外急匆匆跑来一个人，是早起拾粪的老管家乔洪。乔洪跑到跟前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庄主，有土匪！”

众人吃了一惊，也都紧张起来。乔玄很快弄清来的是野人寨的土匪牛麻子，他还来不及细想，三十多个骑马的土匪已驰到庄前。乔玄果断命令：“抄家伙上马！”但土匪已经冲过来。

大家来不及将马解下，仓促中只好从车上抽出兵器，和土匪徒步搏击。土匪人多，将乔玄、大乔、小乔、乔羽、春花等分割包围，双方展开混战。大乔手舞双戟，小乔手执单剑，三两个土匪不是她们的对手。乔羽手中的铜棍更是厉害，打得土匪嗷嗷叫，牛麻子不得不率七八个人专门对付他。乔玄也是宝刀未老，两个后生锁儿、柱儿护卫着他。朦胧的雾气中除了兵器的撞击声，还有春花厮杀的喊叫声。大公鸡也投入战斗，它扑向一个企图拉车的土匪，那土匪竟被它扑倒。小乔看到受伤的乔洪被逼到一处低矮的篱笆墙，手中的粪叉又被土匪的刀劈成两半，危急中她抛出流星镖将土匪击中。

乔玄受到启发，他高喊：“擒贼先擒王。霜儿，镖打牛麻子！”

小乔抛出流星镖击中牛麻子的坐骑，马受惊腾跃。乔玄急忙补上一镖，牛麻子中镖落马。大公鸡扑向倒地的牛麻子，利喙狠狠地啄了几口。此时，闻讯的村民拿着刀枪棍棒、锄头钢叉纷纷赶来。土匪顿时慌作一团，急忙架起牛麻子上马逃窜。这场遭遇来得突然，所幸没酿成大祸。但牛棚里七八头耕牛被牛

大乔  
小乔



麻子另一股人抢走，看守牛棚的老魏头也受了伤。乔玄还是暗自庆幸，只要人没事就好。他叫赶集的人继续上路，不免对他们又一番叮嘱。

浓雾已经散去，阳光明媚。四辆马车行进在通往皖城的官道上。到底是几个年轻人，对刚才的遭遇一点也不放在心上。好说好动的春花和乔羽坐在第一辆车上，春花不停地向她的乔羽哥问这问那，询问皖城有多大，又会是怎样的热闹。乔羽吓唬她说，皖城人多街巷多容易迷路，小心自己把自己弄丢了。春花回答：“我才不会呢，我一步不离两个姐姐。”坐在第二辆车上的大乔、小乔相视一笑。

皖城到了，四里八乡的人正往城门洞里走。虽是乱世，集还是要赶，何况这是端午节前的一个大集。四架马车跟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来到城门边，有认识他们的立刻议论开了：

“他们是乔家庄的……”

“乔庄主的两个女儿，大乔、小乔……”

“啊？原来是她们俩，果然漂亮……”

皖城街市十分热闹，各种交易正在进行，还有几处玩杂耍的。春花看到爬杆的、喷火的、耍猴的，兴奋不已。这些被称为“汉代百戏”，到东汉末年已很流行。春花只来过一次皖城，那还是小时候，已经没有什么印象，此时她好动好奇的少女天性得到释放，烧火丫头没有读什么书，她显得毫无顾忌。小乔看到有人一直跟在车辆旁看热闹，就对春花说：“春花，别乱叫乱嚷。让人笑话，都看你呢。”

春花这才注意到围在车辆旁盯着看她们的人。春花恼怒道：“有什么好看的？我们是人，你们不也是人吗？走开，走开呀！”其实围观的人更多的是看大乔、小乔，都说乔家庄的两个小姐美如天仙，谁能这样近距离地看到她们？饱饱眼福有什么不好？不看白不看！

马车停在货栈外，大乔叫乔羽和锁儿、柱儿进去交易，他们用布匹、绸缎和山货，换回盐巴、铍犁等生产和生活用品。然后大乔带人向人声鼎沸的擂台走去，父亲不让她上台打擂，看看总可以吧。

端午擂台过去是皖城的一个传统项目，汉代习武之风很盛。大乔知道爹爹年轻时就曾上台打擂，还得过“皖城角力勇士”之誉。因时局动乱，这项赛事停了好多年，今年又开设了。擂台周围人山人海，大乔带人挤了进去，一直尾随她们的两个泼皮，紧贴在大乔、小乔身后。春花小声提醒两个姐姐，说有坏人跟在

身边,大乔、小乔并不理会。两个泼皮一时也不敢造次,只是跟着欢呼的人瞎起哄。突然两泼皮故意装作被人拥挤往前一拱,向大乔、小乔身上撞去。大乔、小乔敏捷地一让,两泼皮便摔了个嘴啃泥!人们发出一阵哄笑,两泼皮爬起来灰溜溜地走了。

擂台上,两个角力者一番较量,其中一个被打下台,场边一阵惋惜,接着是鼓掌欢呼。主持人手执一朵大红花对台下说:“第五个挑战者失败,还有敢上台打擂的吗?如果没有,王家井的王雄就能骑马顶冠戴花,获本届‘皖城角力勇士’之誉。有没有敢上台的?”

大乔虽心里痒痒,但父命不可违,还是不敢上台。可父亲并没有叫乔羽也不上台,她向乔羽使了个眼色,乔羽马上举手说道:“我上台!”

主持人道:“好,欢迎挑战者。报上姓名。”

“乔家庄的乔羽!”乔羽回答后,一个旱地拔葱跳上台。

人群稍有惊讶、骚动,这小伙子好轻功。在主持人挥动小旗后,两个角力者就展开搏击,没几个回合乔羽就占了上风。春花在台下一个劲地喊:“乔羽哥,加油,加油啊。把他摔下去,摔下去……”乔羽一使力将对方摔下台,周围发出一阵欢呼。

又有两个后生先后上台,都被乔羽摔下。这小伙子不仅轻功好,武艺也高强。欢呼声中有人议论:“乔家庄的这个乔羽真厉害!”

更有知情者,小声向身边人窃议:“你们知道他是谁吗?乔庄主乔玄的义子,十年前从狼窝里捡回来的。”

这话无疑有吸引力,有人不免想探询:“狼窝!捡来的……”

主持人一再宣招仍无人上台应战。主持人宣布:“皖城本届角力获胜者,也就是擂台英雄——乔家庄的乔羽!我将亲自为他牵马游街!”他将象征王冠的帽子和红花,分别戴在乔羽的头上和胸前。乔羽走下台,围观的小姑娘纷纷向他抛出自己身上的饰物,有荷包、绣带、锦囊。有个小姑娘大胆地上前,想摸摸乔羽胸前的大红花。春花毫不客气地将那小姑娘推开:“你要干吗?不许你靠近他!”

小姑娘也不示弱:“我看看大红花,关你什么事?”

春花依然强硬:“我就要管,他是我哥哥。”她又推搡其他围上来的姑娘,“你们谁都不许靠近,都站远一点,远一点。”

大乔不理解春花的举动,对小乔说:“春花有些过分,过去的擂台赛,打擂英



雄还被人抬起来，抢头巾抢腰带，还可以上前摸肌肉，哪有不许靠近的？”小乔小声地告诉姐姐，春花正恋着乔羽，很痴情。大乔这才惊讶道：“啊，是吗？我怎么没看出来……”

簇拥着乔羽的游街队伍，在皖城三大街穿行。队伍来到一家茶馆，正在里面饮茶的一对主仆，看到街市上人流涌动，主人皇甫玉吩咐侍女小玉出去看看。小玉出店看后立刻返回，她向主人禀报：“主子，是今年的擂台英雄骑马游街，马上就要过来了。主子，你知道擂台英雄是谁吗？他是乔家庄姨父家的乔羽哥，好威风啦。”

皇甫玉惊喜地说：“乔羽！那——看到大乔、小乔了吗？”

小玉说：“看到了，还有春花，她们都跟在后面。”

表姐妹意外相逢，都非常高兴。大乔说：“玉姐，你不是叫人捎话说不来吗，怎么又来了？”皇甫玉回答在家闷得慌，想出来散散心，顺便去南岳道观拜访惠容法师，向他请教医理。大乔找了一家饭馆，准备吃午饭。店主笑脸相迎，招呼她们上了二楼雅座。

等上菜的工夫，两个姐姐和皇甫玉聊得开心。闲不住的春花一个人跑到街上，结果被先前那两个泼皮盯上了。在一条小巷，春花辨认着一座门楼上面的字，识字不多的春花自语：“什么……春楼？”

一泼皮上前道：“绣春楼，里面很好玩的。”春花见是他们，不准备答理。但泼皮不罢休，以话激她，说绣春楼怎么怎么好玩，里面的人都是女妖变的，像她这样的小姑娘当然不敢进。

不谙世事的春花说：“吓唬我呀，我偏要进。”她好奇地走了进去，里面布置得红红绿绿，令人眼花缭乱。院井里、楼梯上，一些珠光宝气的女人正三三两两地围着男人调笑，看到懵懂走过来的春花，都停下来观望。收了泼皮银子的老鸨跟上走上楼梯的春花，将她引进一间房子，说这里临街可以看街景，还说里面的水果、食品她可以随使用，老鸨说后退了出去。春花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两个泼皮就闯了进来。春花这才发觉不妙，她一掌打倒一个扑上来的泼皮，又随手抓起桌上的水果、茶具砸向另一个。两个泼皮岂肯放弃到手的猎物，他们像恶狼一样扑向春花，春花拿起椅子回击，双方大打出手。

正在危急时，街巷传来乔羽的呼唤。原来是小乔见没了春花，担心她会出事，叫乔羽上街寻找。乔羽一路呼喊，从大街转入小巷，听到楼上春花的嘶喊声，顾不得妓院什么的便冲了进去，老鸨要阻挡，被他推倒。乔羽见楼梯道上有



人，攀着梁柱飞身上到了二楼。他推开一扇门，只见两个泼皮血流满面地倒在地上呻吟，但春花也是头发散乱，衣裳不整。乔羽拉起春花就走，楼梯口挤满了看热闹的男男女女，见他们冲出来吓得后退，互相拥挤、踩踏、叫喊，全倒在楼梯道上。乔羽、春花一时下不去，四处寻找出口。楼下老鸨大声呼喊，几个壮汉拿着棍棒向楼上冲。乔羽背起春花，抓住悬挂在楼上的长长的绸带，弹飞落下地面。壮汉复冲下楼，乔羽、春花摆开架势，乔羽一个扫堂腿扫倒两个冲上来的壮汉，其他人吓得愣住。春花还想厮打，乔羽拉住她冲出绣春楼。

他们回到饭馆，已经用过膳的大乔、小乔等人正在张望。大乔见春花有些狼狈，问她怎么了。春花不知如何回答，求助地看着乔羽。乔羽代答说遇到那两个泼皮，双方动了手。皇甫玉说不能在皖城惹事，要赶快离开。他们来到停车处，小乔把馒头给了乔羽和春花，还有看车的锁儿、柱儿，一行人赶着五架马车出了皖城。大乔、小乔坐在皇甫玉的车上，表姐妹一路上有说不完的话。远处出现一座金碧辉煌的道观，小乔叫姐姐先回去，她要陪玉姐去看惠容法师。

这座道观有些年头了，自从元封五年汉武帝登礼天柱山，将其封为南岳，天柱山的身价就涨起来，南岳道观的香火也日渐旺盛。仙风道骨的惠容法师出山门迎接皇甫玉，皇甫家族是南岳道观最大的施主，皇甫玉也拜惠容法师学习医理。在道观后园的天井，小乔听到一股潺潺流水，停下脚步，她看到一块椭圆形的比鸡蛋大几倍的石头，好奇地上前观看。惠容解释说这是他的镇观之宝，叫“看天石”，能预测天象。什么时候下雨，什么时候起雾，它都能预报。小乔更感到好奇，仔细看这块石头。惠容也是第一次见到小乔，小乔的美貌自不必说，她身上似乎还有着凡人少有的灵气甚至仙气，这让世外高人也觉得非比寻常。听皇甫玉说她就是乔家庄的二小姐小乔，惠容忍不住赞叹：“果然清新秀丽，光彩照人。乔公真是有福气呀！”

在南岳道观的后厢房，皇甫玉说了几出病例，惠容一一解答，他对这个俗家弟子在医术上的聪明才智十分欣赏。一个富有的庄园主，肯无偿服务乡梓更让他看重，惠容也有意让自己的医术得到传承。修行之人虽不管世外纷争，但医病救命也是道家人的准则。冰清玉洁的皇甫玉素有这个志向，且有了一定的基础，这对师徒关系在皇甫玉的夫君还在世时就已经建立。皇甫玉对法师十分尊敬，因要赶回天柱后山的天堂寨才起身告辞，惠容照例将她们送出山门。

在天柱山前的分道口，和小乔分手的时候，皇甫玉问起小乔的琴弹得怎么样。小乔回答说比以前好些，只是乐理方面的知识还不够。她特别感谢玉姐送

大乔

小乔



给她的七弦琴,据说这尊古琴很有来历。小乔还说她会抽时间去天堂寨,还要向玉姐学习乐理。

就在儿女们去皖城赶集的时候,乔玄在家里迎来好友山人公孙先生。乔洪知道公孙弘是庄主的贵客,不顾刚刚受伤便去厨房忙碌。客厅里一座不大不小的青铜鼎引起公孙弘的注意,他端详后说:“这是西周晚期的鼎,祭祀用的。乔公,你从哪弄来的宝贝?”

乔玄回答:“耕地时翻出来的,还有几面铜镜,擦干净后很亮。婉儿、霜儿喜欢,就给她们了。其他人家耕地时,也能翻出东西。”

公孙弘说这就对了,这一带是古皖国的封地,地下有许多宝物。在乔洪端上酒菜后,两人的话题从地下的宝物说到地上的生活。公孙弘说他很想常出来走走,只因时局太乱,生命如草芥,他又没有武艺,怕遭遇歹人。乔玄立刻心有同感,他对公孙先生说,早晨就遇到土匪牛麻子来袭,儿女们赶集要带武器才敢上路。

公孙弘听罢一声长叹:“唉,咱大汉朝四百年,江山怕是到头了。”这也正是乔玄所关心的,他请见多识广的公孙先生说外面的时局。公孙弘说坏事还是从京城开始的,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士人集团,和以十常侍为代表的宦官集团你杀我,我杀你,最后落个两败俱伤,都死掉了。西北的董卓乘乱进京,恶贯满盈的董卓屠杀百官,秽乱后宫。先是把十一岁的少帝刘辨废为弘农王,不久又将其毒死。接着又把九岁的刘协扶上座,就是当今的献帝。这一年京城血雨腥风,已是一座死城。各地的刺史、太守趁乱拥兵自重,割据称王。盗匪绿林也纷纷而起,百姓再也不能安居乐业,汉朝已经是名存实亡。

乔玄听着,心里越发沉痛。他虽然只是一个庄主,掌管一个村庄几十户人家,但心里却时时想着大汉朝。自从高祖一统天下,历经文景之治,又有武帝开疆拓土,咱汉朝不是很强大吗?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?皇帝是个小孩,是个傀儡。那些王公大臣、志士能人就没人出面收拾这个烂摊子吗?想到这里,乔玄失望至极,他想请公孙先生在庄里多住两天,再和他聊聊时局。但先生也恋着自己的家。

乔玄送公孙弘走出庭院,有认识的老农上来打招呼,请公孙先生多住两天,他的孙媳妇就要临产,孙儿出生想请先生给孩子取个名。乔玄趁机说道:“你看,乔家庄里的人都想留你,你就多住两天吧。”

公孙弘说:“不行啦,我也有一大家子,过几天就是端午节,有许多事要忙。”

虽说是乱世，但节也还是要过的。”

这也是大实话，老农不再请求。乔玄陪着公孙弘继续向村庄西头走去，途经牛栏看到被土匪洗劫后空空如也，乔玄又是一番感慨。

公孙弘安慰道：“乔公，别想那么多了，你说过的，只要人在就好。”

乔玄说：“话是这么说，七八头牛哇！乔家庄就这点家底。现在牛最珍贵，就是有钱也没处买，今天夏、秋两季拿什么种庄稼？”

能怨谁呢？还不是世道不太平！

离牛栏不远有一口井，井栏上刻有三个字：胭脂井。

两人在井边站定。公孙弘问：“乔公，这口井打了有十年吧？”

乔玄道：“整整十年。这三个字还是你写的，我叫人刻在上面。”

公孙弘说：“胭脂井因大乔、小乔洗浴得名，也算是奇闻，怕要千秋万代传下去。乔公，你这两个女儿了不得呀。”

乔玄不好回应：“哪里哪里，小女也不过是普通凡人。”

“不，一定不！”公孙弘肯定道，“当年打井时我就说过，大乔、小乔非同寻常，一定是骇世惊俗的绝代双娇。我给人算命看相，有七八成准。乔公哪，你有此二女，也将为后世称道、敬仰。”

乔玄感叹：“我已经是半截入土之人，说什么后世称道、敬仰！生于乱世能保全性命就好，哪敢再有奢望？”

公孙弘颇感意外，问：“乔公一向豁达，为何说出如此悲观之语？”

乔玄道：“非我悲观，实则这乱世……”

公孙弘打断他的话：“乱世必治！春秋战国乱了几百年，最后还不是为秦所统一？秦末也乱了许多年，被大汉取代。所谓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世事轮回就是这样。眼下的局面不会长此下去，大汉朝总会有人出来重振山河。乔公素有志向，就不想为乱世做点什么？”

乔玄迟疑后还是说：“我毕竟老了，想做也无能为力。”

公孙弘笑笑：“乔公此言差矣！昔日伊尹七十多岁，能助商汤建功立国。姜尚八十多岁，还能辅佐武王伐纣建周。你还未过花甲之年，和伊尹、姜太公相比，你能说自己老？”

这几句话有说服力，乔玄无法反驳，他不得不点头：“你说得也有道理，我虽然不敢奢望建功立国，像伊尹、姜尚那样青史留名，眼下能保境安民，让乔家庄几十户一百多口子过上平静的日子，乔玄也算尽到责任了。公孙先生，与你交



谈我总是受益。”

送走公孙弘后，乔玄又琢磨起这番谈话，不仅扫除了存在心中的阴霾，也有了应对当前艰难时局的打算。

乔家庄的夜晚是宁静的，清晨土匪袭击发生在庄口界碑处，对庄内没有造成伤害。除了损失七八头耕牛，只有乔洪和老魏头受了伤。乔洪的伤不重，早已能生火做饭。老魏头为阻止土匪抢牛，和土匪搏斗，伤得不轻躺在床上。老魏头是孤老头子一个，住在村庄的最西头。乔玄叫乔羽这几天给老魏头送饭，让其静养几日，当无大碍。

乔家庭院在晚饭后也安静下来，各人回各人的房间。乔羽提着他的铜棍，在庭院里练功，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，春花在一旁观看。

大乔在房间里看一册竹简，是《孙子兵法》，有些警句她还喜欢摘抄。听到隔壁房间传出琴声，她走过去。小乔见姐姐进来，欲起，被大乔按住：“弹你的。”听了一会，她忍不住夸道，“妹妹，你的琴越弹越好。”

小乔边弹边说：“姐姐，你又夸我。”

大乔忙道：“真的。”她看看妹妹房间墙上贴的仕女画，“琴棋书画，我只有棋胜过你，其他三项你都比我强。还有灯下女工你也比我好，我只会织布，你还会缎锦，手巧得像天上的织女。”

小乔被姐姐夸奖心里欢喜，她也不忘夸姐姐几句：“姐姐的武功比我好，我怎么练也打不过你，姐姐的书也读得比我多。”

大乔叹道：“我也只喜欢兵书，就想上阵杀敌报效国家。唉，只可惜报国无门，白跟爹爹学了十年武艺。”

小乔停下琴说：“姐，你总想上阵杀敌，可那是男人的事。”

大乔显然不同意妹妹的看法，道：“我不那样想，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能？战场上凭的是本领。今天牛麻子来庄里抢劫，你、我和春花不一样能和土匪打吗？我们也没有落下风。可是爹爹不那样想，女孩子好像就该织布缎锦，做一些针线活、家务活，长大后找一个好婆家嫁人。”她还抱怨爹爹不让她参加皖城擂台赛。

小乔的性格不像姐姐那样容易冲动，她生性娴熟平静，就像墙上她自己画的那些古代仕女。对爹爹不让她们抛头露面也能理解，毕竟是女儿家嘛，但她无法说服姐姐。娘死得早，爹没有再续弦，但爹爹毕竟是个男人，小乔很多心事也只好跟姐姐说。小乔正想着，春花风风火火地撞了进来，慌不择言道：“姐姐，

姐姐，两个姐姐……”

大乔吃了一惊，问：“春花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春花气喘吁吁、语无伦次地说：“啊啊，没事没事。”她又改口，“啊啊，有事有事，有一件事，我刚刚听到的。”

小乔递上一碗水：“春花，先喝点水，有事慢慢说。”

春花接过水喝了一口，这才把要说的事说出来。她说乔羽哥练功时，被叫到公公房间。她称乔玄为公公，是因为小时候常听公孙先生叫乔公，她不懂什么辈分，也叫乔玄为公公，时间一长改不了，就这样叫下来，对她这样的人也没人去计较。春花最喜欢包打听，她偷听到公公和乔羽的谈话，公公说早晨牛麻子打劫的事真悬，土匪要是来得更多，或者来更强的土匪，事情就不好说了。公公还说以后不会有安宁的日子过，他想把庄里的后生都组织起来，叫乔羽担任伍长，平时教他们练功，一旦有事可以应对。公公还说凤凰坡有一块空地，可以做演武场，他叫乔羽先带人将那里平整一下。等老魏头身体好了，请他打造一些兵器，老魏头年轻时干过铁匠。

大乔听罢，拉起妹妹就走：“我们找爹去。”

三人来到乔玄的卧室，大乔向父亲说女孩子也可以练武，一样保卫乔家庄。乔玄一开始还犹豫，觉得有男人保家就够了。但平日里不太会说话的春花，一句话竟令乔玄改变了主意，她说土匪和一些当兵的见到姑娘就抢，见到年轻的媳妇就糟蹋，学武能让女孩子自卫。乔玄只好同意大乔、小乔教姑娘们习武。大乔让春花担任女队的伍长。春花见能和乔羽哥一样当伍长，欢喜得一蹦三尺高。

## 第二章



乔羽带领二十多个壮小伙，很快将凤凰坡上的一块地平整好，还挂上一个红、蓝、黄三色圆心的箭靶。乔玄带着大公鸡，领着锁儿、柱儿，从老魏头那里扛来第一批打造好的兵器。乔玄看着平整好的空地，满意地说像个演武场。一后生看到雄赳赳的大公鸡，就想逗它：“大将军，你也来练武吗？我俩先来几个回合过过招。”他摆开架势。

被称作大将军的大公鸡以为对方挑衅，立刻展开翅膀，颈脖高昂颈毛竖起，嘴里发出战斗的低沉吼叫。乔羽还来不及阻止，大将军已展开进攻，那后生慌忙后退却被石头绊倒。大将军欲扑过去，乔玄喊了一声：“大将军！”大将军便放弃进攻回到乔玄身边，咯咯地叫个不停，仍然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姿态。大家一阵欢笑。

突然，不远处传来银铃般的操练声。只见春花领头，十来个小姑娘扛着木棍从一片林子里走出来，换上戎装的大乔、小乔跟在后面。大乔身背双戟，小乔手提单剑，后生们全被她们吸引。

春花高声喊着口令：“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一……”她颇有指挥官派头，“跟上，跟上。菊花、荷花，你俩步子太小。翠花、菱花，你们手臂要甩开一点。”姑娘们见有人在看，也来了精神，跟着春花的口令亮开嗓子呼喊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！”

后生们一阵鼓掌，欢迎她们的到来。乔玄满意地说姑娘们很有精气神，他叫春花先练几下给后生们看看。春花慌乱道：“公公，我们刚刚学会走步，还没真的练过。”

她的话立刻引来后生们的一阵哄笑，锁儿、柱儿带头讥讽，说学走步算什么

呀，练武也不是比走步，还是回家去绣花吧。

姑娘们很窘，春花正想争辩，被大乔拉住。大乔上前道：“她们没练过我练过，你们谁敢上来和我过过招？”她见男孩子互相推让就直接点名，“锁儿、柱儿，你们两个一起上。”

锁儿、柱儿也不甘示弱，一人拿刀一人使枪摆开架势。大乔道：“请！”便舞动双戟，和对方展开对打。男孩子为锁儿、柱儿加油，女孩子为大乔呐喊，双方一进一退，渐渐地大乔占了上风。一旁的乔玄被面前眼花缭乱的场面吸引，他的思绪回到十年前——

那是在乔家庭院，只有八九岁的大乔手舞双戟，也是和两个半大男孩对打。双方也是一进一退，渐渐地大乔占了上风。中年时期的乔玄手拿一杆枪在一边看，年幼的小乔和春花在为姐姐加油。

一只黄狗走进庭院，刚刚买来的小公鸡立刻迎上攻击，黄狗被赶跑。小春花追出去，黄狗已经没了踪影。小春花看到打谷场上公鸡冲到一群母鸡中间，骑上一只母鸡。小春花跑过去驱赶公鸡，公鸡转而攻击小春花，小春花吓得哇哇直哭。庭院里的人听到哭声跑到打谷场，乔玄安慰小春花，并对雄赳赳的小公鸡说：“你这个小东西，你敢打黄狗，也敢打人，要是斗鸡擂台，你准是擂台英雄。”

话音刚落，从庭院外墙传来小乔的哭喊和黄狗的狂吠。原来小乔去庭院后的小溪提水，她知道姐姐每次练武后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洗涤。小乔提着小木桶，正吃力地往回走，突然从墙角窜出一条长蛇，昂头吐出长长的芯子挡住去路。退到墙边的小乔看到黄狗，她叫起来：“大黄，大黄，快过来，把它赶走。”黄狗跑过来，但它看到长蛇凶狠的模样不敢靠近，停在那里汪汪狂吠。

长蛇向小乔发动攻击，小乔惊恐倒地，但倒地的小木桶流出来的水，吓阻了长蛇的进攻。但水流完以后，长蛇又昂起头。就在情况危急之时，那只小公鸡飞也似的冲过来。长蛇立刻掉转蛇头，向公鸡喷出毒液，公鸡敏捷闪过。它护住小乔，不让长蛇靠近，还不时主动出击。乔玄赶到，抛出流星镖将蛇击中，公鸡扑上去用力啄了几下，长蛇负伤欲逃，大乔上前一戟击中要害，长蛇不再动弹。公鸡啄住蛇尾拖了几步，然后扇扇翅膀，回到乔玄身边，高傲地叫个不停。

乔玄将怀中的小乔交给赶来的乔洪，他抱起小公鸡高兴道：“今年春上在集市上买你，看来是买对了。你当时真不起眼，连毛都没有长全，没想到这样勇敢！好家伙，以后就叫你大将军吧！”

小春花脸上还挂着泪花，她挤进人群，问公公：“谁叫大将军？是你抱的小公鸡吗？”小孩子还不懂得记仇，刚刚被公鸡啄过又忘记了。她从乔玄手里接过小公鸡，说：“让我抱抱它。”小公鸡啄了她两口，小春花立刻又放声大哭，周围的人全都放声大笑。

从此这只公鸡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：大将军！它也成了乔家不会说话的一名成员。有人说乔玄没有儿子，他把大将军当儿子养。

那件事以后，乔玄感到也要教小乔学武。他看着如弱柳扶风的小乔，决定先教她学流星镖，长大一点再教她剑术。小乔因此有了一项独门绝技，姐姐的箭还没有她的镖准。流星镖易于近距离防身，而箭可以百步穿杨，双方各有长处，父亲这样告诉两个女儿。

也就在那一年，古皖大地遇到百年少有的大旱，绕村而过的小溪干得见了底，不要说浇灌庄稼，人畜饮水都成了问题。炎炎烈日下，农户们扛着木桶，从很远的皖河挑水过来，往一个个小坑点滴浇水。各个村庄都在打井，乔玄请来公孙弘，公孙弘用罗盘计算方位，在大枫树旁选好位置，用石灰撒了一个圈。乔玄吩咐乔洪、老魏头，组织人力物力，按公孙先生选定的地址打井，分班干，连夜干。

乔玄请公孙弘回乔家庭院休息，两人在客厅里品茶，议论这百年不遇的天灾。话题又从天灾转到人祸，公孙先生的意思天灾并不可怕，老天爷按自己的规律，给人间风调雨顺，也给人间各种自然灾害。但世上的人祸却多是人为，而且可怕至极。乔玄一向关心时局，他请公孙先生多谈谈这方面的情况。公孙说自从高祖邳阳斩蛇起义，大汉朝平静了两百年，但到初始元年王莽篡政，改汉朝为新朝，全国大乱。直到高祖的九世孙——光武帝刘秀顺时应势，中兴汉朝，将都城从长安迁到洛阳，又过去了两百年。现在全国又是大乱，这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平定下来。他说虽然是分久必合，还是早一点合的好。

乔玄听着放下茶杯道：“公孙先生，你满腹经纶，为什么不出来干点事？虽然时局动乱，朝廷停止举孝廉，但你可以给人充幕僚当参政，也强似一肚子学问没处使，不至于就这么老死山林。”

公孙弘回答：“乔公啦，你还是不了解我。当幕僚、参政那是替诸侯王出主意争城夺地，是军师一类的人物。我这点学问也就是给人看看风水，测测八字，算算姻缘。两码事，两码事。”

乔玄想想也对，但他还是称赞公孙先生有忧国忧民的情怀。公孙弘反而说



乔公这方面更强，他虽然只是个庄主，却时时关心时局。他还预言乔玄会有所作为，至少会间接地介入进去，至于怎么介入他也没说。懂得看相算命的公孙弘从不妄言，他有这个预感。

打井工作从清晨干到傍晚，井也挖得很深了，可就是不见水。老魏头已经用马车拉来土砖和一个圆形的井栏，预备砌井用。他问乔洪见水没有。乔洪也很着急，他问井下：“下面有没有见到水？”

井下人回应：“还没有，土还是干的。”

井台周围的人纷纷议论，按说深度已经够了，怎么还不见水？还有人说会不会是公孙先生选的位置不好，这个位置根本就没有水？乔洪回答，公孙先生懂阴阳风水，其他村寨的井都是请他选址打的，也都有水。他叫人把马灯调亮一些，他要亲自下井看看。这时大乔、小乔走过来，乔洪忙说：“婉儿、霜儿，你们来干什么？”

大乔说：“洪爷爷，我们来看打井。”

乔洪：“打井有什么好看的？快回去。”

小乔道：“洪爷爷，我们看一眼就走。”

乔洪无奈：“好吧，看看就走，当心别掉下去。”

大乔、小乔走到井口，两人探身刚朝下看，突然井下有人喊：“出水啦，出水啦，水冒出来啦！”

另一个人跟着喊：“快把我们拉上去，快拉呀。快快！”

众人手忙脚乱，七拉八扯地把井下的两个人拉上来，那两人的裤脚已被浸湿。乔洪迫不及待地问：“真的见水了？”

从井下上来的人兴奋地说，真的见水了，先是滋滋地往上冒，一会工夫水就漫过脚背。老魏头提灯朝井下看，果然看见井水一直往上渗，而且速度很快，都快到井口了。有人弯腰用葫芦瓢舀出一瓢水，喝后连声说甜、甜。人们欢呼：“井打成了，井打成了！”

一个后生忽然发问：“你们说，并能冒水，谁的功劳？”

有人答是大伙的功劳，有人说是公孙先生的功劳。那后生频频摇头，然后一本正经地说，是大乔、小乔的功劳。她俩往井口一站，又朝下一望，井水就冒出来了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大家竟都点头称是。只有乔洪笑道：“看你们说得，两位小姐都被说成神仙了。”

又忙了一整天，黄昏的时候井已经砌好，四周用砖铺了地面，井栏也围上